

章皖 著

瀚海红柳

张星萍



HANHAN

京华出版社



章皖 著

瀚海红柳

钟星萍

京华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瀚海红柳/章皖著. —北京: 京华出版社, 1996. 6

ISBN 7-80600-147-6

I. 瀚… II. 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08328 号

京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832 北京阜成门外大街 34 号 8 号楼)

情报所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787×1092 毫米 32 开 9 印张 2 插页 15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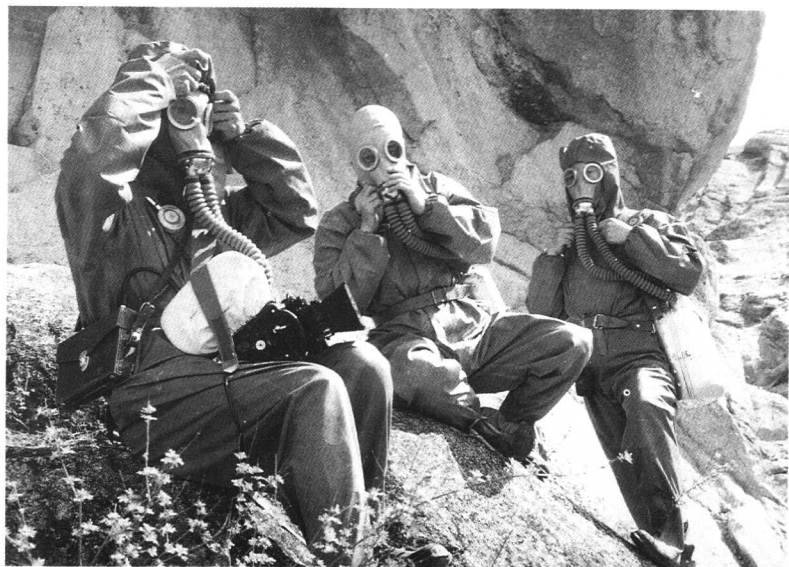
1996 年 6 月第 1 版 199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定价: 9.00 元



作者于湖北汉阳公园留影（汪映荣 摄）

章 皖，1930年生，曾在北京团市委工作，现为二轻系统离休干部。著有中篇小说《群芳初蕾》。



拍摄前的准备工作

序

书案上放着长篇小说《瀚海红柳》的内容提要，字数虽不多，却能引起我们的深思。

那是20多年前，国防科研战线上开展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核武器试验。当时解放军某电影制片厂摄制组的同志们与我们全体官兵同甘苦，共患难，并肩战斗。那时环境十分艰苦，条件非常简陋，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他们经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严寒与酷暑。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战斗在最前线，抢拍着各种极为珍贵的影片资料。他们将这些以生命换来的成果，奉献给党中央、毛主席以及科研专家们，使最高统帅部得以运筹帷幄而决胜千里，将国防科研事业推向前进。他们成绩显赫，贡献卓著，特别是那种为祖国昌盛不畏艰险、勇于牺牲的精神，使人钦佩，令人鼓舞。

总之，这是一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

传统教育的长篇小说，特别是广大战士、青年读者，
可以而且应该从中领会到他们战斗生活的真谛。

A stylized,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possibly reading '子波' (Zi Bo).

1995 年 10 月 30 日

目 录

序.....	孙毅(1)
引子.....	(1)
第一章 于无声处.....	(4)
第二章 温馨有家.....	(67)
第三章 草原斗敌.....	(92)
第四章 空中显雄.....	(140)
第五章 南山多难.....	(151)
第六章 悲欢离合.....	(180)
第七章 此情难断.....	(220)
第八章 星殒东海.....	(234)
第九章 再战海神.....	(256)
第十章 新手不凡.....	(269)
尾声.....	(282)
作者的话.....	(283)

引 子

1980年仲夏，中国人民解放军302医院，刚过花甲之年的姜义沉疴渐剧。姜义患了肝炎。他躺在病床上，面部呈褐色，腹部明显隆起。静脉点滴，药液缓缓流入体内。他已有两天水米未进了。

妻子徐咏薇的心情十分烦乱，一阵阵地紧张，有时甚至感到将要窒息。医生那极其严肃的面孔不时出现在她眼前，那近乎严酷的话语使她感到恐怖，感到无望。

今天早晨，姜义的精神稍稍好转一点儿，清瘦的脸上微露一丝笑容。他用微睁的双目深情地注视着咏薇，轻轻地说：“你看，我很好！”说完便作了一个要坐起来的表示。咏薇点点头，吃力地将床摇起，使姜义斜靠在床上。

看到咏薇苍白又略显浮肿的脸，姜义低声地说：“你太累了……”

咏薇掩盖着深重的忧虑，握住他的手，尽量控制着声音，说：“没事儿，不累。”她换个话题，“你

觉得好一点吗？”

“今天觉得好多了。”显然他是在安慰她。

他的额头汗珠涔涔而下。

姜义的目光慢慢地在屋内移动。当他扫视到窗台旁的小柜子上时，他看到了一个很大的西瓜。

“那是你买的？”

“噢，是摄制组的同志们送来的。上面还贴了一张纸条呢。”

咏薇看到姜义的脸上现出了一点喜悦而激动的神情。她急忙把西瓜抱到床前，让姜义看那张字条。

那是一张贴在碧绿的西瓜皮上的白纸，上方用红笔写着“早日康复”4个大字，下面是10个人的名字：范明、曹锦、冯洗、崔武、杨民、张立、李功、刘文、赵建、章璋。

姜义用左手抚摸着字条，瘦骨嶙峋的手颤抖着。咏薇看着他，知道他在思念着同志们。他望着窗外湛蓝的天空、缕缕轻纱似的白云悠悠地飘动，茂密的绿叶中传出阵阵蝉鸣。他仰望着，凝神遐想，仿佛看到了另一个世界……

浩浩乎，平沙无垠，夔不见人。鸟无声兮山寂寂，夜正长兮风凄凄。魂魄结兮天沉沉，鬼神聚兮云幂幂。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

在这远古的战场，在这茫茫的戈壁滩上，却奇

迹般地建起了我国科研发展的一座里程碑——核基地。姜义低头再看看名单，一种思念之情油然而生。他的心胸豁然开朗，仿佛又回到那战斗的年代，仿佛他正在与同志们攀爬南山。那海拔上千米的“难山”山壁陡峭，但他不顾年近五旬，一步步地勇敢向上攀登，历尽许多艰险。他的脸上浮现出难得的兴奋。他仿佛看到了那美丽的马兰基地，那盛开的马兰花以它独特的清馨淡雅，迎接着勇敢的人们，蓝色、白色、黄色，交织成美丽的花的世界，镶嵌在西北的沃土上。

咏薇切开西瓜，用小匙挤出如蜜的西瓜汁儿，送到姜义的嘴里。

“甜啊！”他说的是西瓜汁儿甜，又像是回忆着战斗历程中友情的甜蜜……

他轻轻地闭上了眼睛。他困了，他累了，他带着战斗的征尘，带着戈壁滩上的风沙，伴着核爆炸的隆隆声睡着了。

他睡得多甜，睡得多香！

病房静谧，一片洁白，让人想到天山、红柳，想到喜马拉雅山的顶峰……世界上最纯洁的是白雪，最耀眼的是璀璨的白玉……

第一章 于无声处

1964年7月，某日傍晚。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电影制片厂直属摄制组主任姜义，带领一个十分精干的队伍，正在火车站前列队点名。一行20人，手拿或肩扛着摄影器械，排着整齐的队伍准备进站。

前来送行的政委李德与大家一一握别。

“胜利完成任务！”

“注意身体！”

“注意安全！”

.....

最后，李政委握着姜主任的手，轻声叮嘱：

“任务艰巨，请多多保重……”

这是国防科工委的专列。十几节闷罐式车厢全部由执行特殊任务的军人乘坐。车厢上不挂标明去向的路牌，站台上只有几位送行的人，相隔不远处还有持枪的解放军战士站岗。除了这一专列外，车站内没有其他列车。站台上气氛严肃。

一声长鸣，白烟滚滚，专列缓缓开动。车速逐渐加快，不久，列车便如一匹脱缰野马，奔向远方。

姜义来到战友们所在的车厢。看到直属摄制组的同志们情绪饱满，他十分高兴，同时也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

这位 1938 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几经炮火的洗礼，经受过各种锻炼。今天，他穿着一身军装，更显得果敢坚毅。他中等身材，面庞白晰，一看就知道是江南人，挺拔而文静。他正值不惑之年，对工作和生活充满信心。他坚决谢绝了领导的照顾，没有去坐软席卧铺，而是和同志们同甘共苦。为了更好地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他要和同志们随时交流思想。

他想起了年初参加的一次极为秘密的会议。那是在电影制片厂西北隅一幢两层楼房的会议室召开的。

傍晚，会议室内，黑红两面的窗帘遮挡着落日的余辉。魏厂长与赵政委主持会议。故事片编辑部领导姜义与新从防化兵部队调来的师级干部李德参加了会议。

魏厂长四方大脸，身材魁梧，戴一副深色珥琅眼镜，一看便知广有谋略。赵政委身材颀长，肤色白晰，文质彬彬，书生气质。今天，他俩都一改往日的诙谐，非常严肃。

魏厂长首先讲话：“国防科工委指示：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我厂要建立一个摄制组，直属厂领导。主要任务是拍摄以国防科研项目为题材的电影资料，供首长们研究之用。要求编、导、摄影等等都具备一流技术水平。人员的品德修养以及保密知识方面必须从严要求。现在我强调一下保密问题，具体要求是：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儿女。”

说到这里，他用目光正视姜义。姜义避开他的目光，在思考着。魏厂长十分了解姜义，因为他们在战争年代就曾在文工团担任正副领导。姜义多次受到部队领导的表彰，他的先进事迹曾在部队传为佳话。

赵政委继续说：“我们与苏共的矛盾转化扩大到国家之间了。苏共中央通过苏联政府通知我国，将来华帮助工作的苏联专家撤走，中止执行和撕毁数百项协议、合同。苏联还驱赶我国外交人员，在中苏边界挑起纠纷。他们的种种行为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目光炯炯，在场的人感到了他内心蕴含的愤懑。他继续说：“1960年9月和1963年7月，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共代表团去苏联，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准备解决两党、两国关系恶化的问题。但是，结果令人失望，苏联反华调子越唱越高。当时苏联就以核大国自居，蔑视我国无核。与此同时美国也

一 大唱中国贫瘠，无法制造核武器。这两大霸主国家妄图以核讹诈、核垄断来欺压我国。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秋毫，早在1958年6月的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就曾讲过：原子弹就是那么大点儿的东西，没有那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10年工夫完全可能搞出来……一年不是抓一次，也不是抓两次，不是抓四次，要抓它七八次。周总理在1961年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也指出：要集中力量突破国防尖端，争取3年到5年过关。这都说明，进行核研究是建设国防的需要，它势在必行且意义深远。我们厂现有一个摄影队专拍资料片，但随着形势的发展，摄影队也需要发展，装备要更完善、更正规。所以要尽快地成立专门摄制组，并纳入国防科工委的计划之内，主要拍摄核武器及新型常规武器的研制过程。”

最后，魏厂长宣读任命决定：“李德同志任直属摄制组政委，姜义同志任直属摄制组主任。”

于是，直属摄制组正式组建，各级领导在人、财、物各方面全力支持。今天，与姜义同赴征程的就是直属摄制组的老将、新兵。

西去的列车不倦地奔驰，“乘客”的心潮也在不停地涌动。姜义呷了一口背壶里的水，想起了那天回

家后的情景……

他住在电影制片厂宿舍。这是一座普通的楼房，楼前有棵老槐树，树干高大，枝繁叶茂，树枝的上部已经高过3层楼的窗子了。绿色的枝叶掩住窗棂，花开时节，洁白的花串被微风吹动，将阵阵清香送入屋内，给陈设简朴的房间凭添几分幽雅与诗意，使幸福的家庭更加温馨而充满柔情。与环境相和谐，他们房间里时常飘出朗朗的读书声。

姜义少年时因家境贫寒而辍学，读书是梦寐以求的愿望。因此他回到家里的第一件事，就是坐在沙发上读书。然而这天他却一反常态。他站在窗前，望着落日，在思考着什么。咏薇喊他吃饭，他没有回答。咏薇猜想他有心事，就不再打搅他了。咏薇是某学院的政治教师，已过而立之年，略微发胖，但面颊上还依然显露着年轻而秀丽的丰姿。

晚饭后，姜义对咏薇简单地讲了讲他的工作调整情况，强调说：“以后有关工作上的事，不要随便问，这是保密制度。”咏薇点点头。

7月的一天，天气闷热，气温高达38℃。姜义正在低头收拾行装，没留意妻子什么时候站到了身后。

“你又要出发吗？”

咏薇明知故问。她对丈夫出发并不感到意外，只

是在这暑天外出会遇上更多的困难,也会给她增添更多的牵挂。

“是啊,明天上午就走。”

“到什么地方去?”

“不知道!”他斩钉截铁地回答。

咏薇顿时领悟了。她不该问这些!但她还是忍不住,又问道:

“可以写信吗?”

“不必!不许通信。一切都会很好,你不用惦记!”

他是那样坚定!咏薇最了解他。他对工作十分执著,对她,则是百般体贴。她坐在沙发上,暗暗地告诫自己:不要再问,不要再问!一切都会很好,很好!她虽然在尽力安慰自己,却依然平息不住心中的忐忑。

她看到姜义把毛衣、毛裤都放在小皮箱内,猜测他可能要走得很远很远,时间会很长很长……

一股惜别之情油然而生。

几百字的鸿雁往来,在咏薇心里占有沉甸甸的份量,哪怕走到天涯海角,哪怕分离数月经年,一纸信笺,能给想念亲人的人多大的安慰啊!可是这一切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她觉得自己像一只断线的风筝。

姜义猛然间看到了妻子若有所失的表情,先是